

# 野草闲花臭姻缘

〔清〕月湖渔隐 黄世仲著  
筱惠、狄迪整理



百花文艺出版社

〔清〕月湖漁隱

黃世仲著

筱蕙、狄迪整理

野  
上

闲花臭姻缘



[津]新登字(90)002号

野草闲花臭姻缘

[清]月湖渔隐、黄世仲著

筱惠、狄迪整理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石油管道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7.7/8 插页 2 字数 330000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

ISBN 7-5306-1600-5/I·1430 定价:14.00元

## 序

甚哉，天下未有不好色之人；天下卒未有能远色之人。色诚可好，必如太王好色而后为可法，其次则有如纣以妲己亡，周以褒姒灭，再其次亡家亡身者，指不胜屈。

噫，色之为祸，竟若是之危且烈哉！而顾世人不察，不以为前车当鉴，反以为尽得风流，或则楚馆秦楼，恣情贪恋；或则宠姬美妾，任意流连。甚且本属于人，百计思图攘夺，既归诸我，终身愿许温柔。眼前之双宿双飞，乐何可极；事后之倾家倾产，悔莫能追。所谓一朝失足即为终身之忧者，此也。

是书如华昌、陈皓月辈，皆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而乃为一巧云，始则朋友仇雠，妻孥诟谇，继则丑声四布，家道中衰，卒至人财两空，资产尽失。夫而后始知色之不可好，然亦晚矣，岂不大可哀哉！世有王孙公子诩诩然自命风流者，盍以此野草闲花作当头之棒喝？痴迷唤醒，有厚望焉。时在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孟夏中浣，甬上月湖渔隐撰并书。

# 野草闲花奥烟缘

---

## 目 录

第 一 回	游荡子历叙孽缘 老成人访问商务	(1)
第 二 回	华公子巧得意中人 浪丫头欲遂心头愿	(7)
第 三 回	闹龙舟巧云肇祸 争女色皓月欺人	(13)
第 四 回	卖温柔痴郎入圈套 存妄想巧女话衷肠	(19)
第 五 回	王大娘巧语讥讽 龙快头大言恐吓	(25)
第 六 回	出公差家人投信 惧内眷妻小争风	(31)
第 七 回	赔小心丈夫屈膝 定奸计奴婢谈心	(36)
第 八 回	大夫人室内传供 老母亲庭前教训	(41)

## 目 录

---

第 九 回	逞威大张利口 受蛊惑送别情人	.....	(47)
第 十 回	俏佳人信口开河 无赖子造言生事	.....	(53)
第 十一回	孙猴头贪财行骗 赵媒婆设计欺人	.....	(58)
第 十二回	老夫妇心地糊涂 小女儿性天伶俐	.....	(64)
第 十三回	领身价冒充娘舅 画手押骗卖女郎	.....	(70)
第 十四回	孙二郎畏罪逃奔 胡老爷见机说话	.....	(75)
第 十五回	访校书错逢姐姐 争狎客滑倒卿卿	.....	(81)
第 十六回	论美酒凿凿而谈 避丽色非非入想	.....	(87)
第 十七回	冯丽华误打佳人 汤爱铃伤心薄命	.....	(92)
第 十八回	小丫头不肯让人 恶媒婆专行坏事	.....	(98)
第 十九回	拷口供叫苦连天 缴身价感恩无地	.....	(103)
第二十 回	汤老儿出言梦梦 华公子用意殷殷	.....	(108)
第二十一回	买口岸矢志作盐商 遇心知乱言谈妒妇	.....	(113)

## 目 录

<b>第二十二回</b>	泼辣妇索诈酒肴 小丫头爱尝滋味	.....	(118)
<b>第二十三回</b>	说机谋偏能胜我 听言语痛恨斯人	.....	(124)
<b>第二十四回</b>	传信息巧语多情 说戏言佳人共卧	.....	(130)
<b>第二十五回</b>	假施威怒容可畏 真掩鼻臭味难堪	.....	(136)
<b>第二十六回</b>	惧爱妾甘心罚跪 怕老婆援古证今	.....	(142)
<b>第二十七回</b>	小作烹调互相饮食 大为沐浴合抱阴阳	.....	(148)
<b>第二十八回</b>	院中饮酒口口生香 月下寻思悠悠入梦	.....	(153)
<b>第二十九回</b>	入阴曹分明报应 探亲戚巧凑机谋	.....	(159)
<b>第三十回</b>	称慷慨锦文受惠 假殷勤皓月留宾	.....	(165)
<b>第三十一回</b>	于锦文醉倒酒楼 陈皓月暗临内室	.....	(171)
<b>第三十二回</b>	说相思信以为真 叙旧情言而不乱	.....	(177)
<b>第三十三回</b>	于锦文怒掌韵梅 陈巧云痛斥黎敬	.....	(182)
<b>第三十四回</b>	毁器皿大闹家堂 买房屋别开门户	.....	(188)

## 目 录

---

<b>第三十五回</b>	论刑具嬉笑怒骂 跳院墙战惧恐惶	.....	(193)
<b>第三十六回</b>	虫鸣院北立待陈郎 狮吼河东退归娇妾	.....	(198)
<b>第三十七回</b>	卜新居初番进宅 返故里二次还家	.....	(204)
<b>第三十八回</b>	赴前约消息难通 奔他乡乔迁已定	.....	(210)
<b>第三十九回</b>	浪佳人乘机逃脱 老总管细说情由	.....	(216)
<b>第四十回</b>	访实信难得真情 明果报也知后悔	.....	(222)

# 繁华梦

---

## 目 录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	(229)
第二回	领年庚演说书吏 论妆奁义諫豪商	.....	(238)
第三回	返京城榷使殒中途 闹闺房邓娘归地府	.....	(246)
第四回	续琴弦马氏嫁豪商 谋差使联元宴书吏	.....	(255)
第五回	三水馆权作会阳台 十二姐同结谈瀛社	.....	(263)
第六回	贺姜酌周府庆宜男 建斋坛马娘哭主妇	.....	(271)
第七回	偷龙转凤巧计难成 打鸭惊鸳姻缘错配	.....	(281)
第八回	活填房李庆年迎妻 档子班王春桂从良	.....	(290)

## 目 录

---

第 九 回	闹别宅马娘丧气 破红尘桂妹修斋	.....	(298)
第 十 回	闹谷埠李宗岱争钗 走香港周栋臣惧祸	.....	(306)
第 十一回	筑剧台大兴土木 交豪门共结金兰	.....	(314)
第 十二回	狡和尚看相论银精 治丫环调情闹花径	.....	(323)
第 十三回	余庆云被控押监房 周少西受委权书吏	.....	(331)
第 十四回	赖债项府堂辞舅父 馈娇姿京邸拜王爷	.....	(340)
第 十五回	拜恩命伦敦任参赞 礼经筵马氏庆宜男	.....	(349)
第 十六回	断姻情智却富豪家 庆除夕火烧参赞府	.....	(357)
第 十七回	论宝镜周家赏佣妇 赠绣衣马氏结尼姑	.....	(365)
第 十八回	潜长男惊梦惑尼姑 迁香江卜居邻戏院	.....	(373)
第 十九回	对绣衣桂尼哭佛殿 窃金珠田姐逮公堂	.....	(380)
第 二十 回	定窃案控仆入监牢 谒祖祠分金修屋舍	.....	(390)
第二十一回	游星洲马氏漏私烟 悲往事伍娘归地府	.....	(398)

## 目 录

<b>第二十二回</b>	办煤矿马氏丧资 宴娼楼周绅祝寿	.....	(406)
<b>第二十三回</b>	天师局李庆年弄计 赛凤楼余老五争娼	.....	(413)
<b>第二十四回</b>	勤报效书吏进京卿 应恩闹幼男领乡荐	.....	(421)
<b>第二十五回</b>	酌花筵妓院遇丫环 营部屋周家嫁长女	.....	(429)
<b>第二十六回</b>	周淑姬出阁嫁豪门 德权使吞金殉宦海	.....	(437)
<b>第二十七回</b>	繁华世界极侈穷奢 冷暖人情因财失义	.....	(445)
<b>第二十八回</b>	诬奸情狡妾裸衣 赈津饥周绅助款	.....	(453)
<b>第二十九回</b>	争家权长子误婚期 重洋文京卿寻侍妾	.....	(461)
<b>第三十回</b>	苦谋差京卿拜阉宦 死忘情债主籍良朋	.....	(469)
<b>第三十一回</b>	黄家儿纳粟捐虚衔 周次女出阁成大礼	.....	(477)
<b>第三十二回</b>	挟前仇余子谷索资 使西欧周栋臣奉诏	.....	(485)
<b>第三十三回</b>	谋参赞汪太史谒钦差 寻短见周乃慈怜侍妾	.....	(493)
<b>第三十四回</b>	留遗物惨终归地府 送年庚许字配豪门	.....	(501)

## 目 录

---

<b>第三十五回</b>	赴京城中途惊噩耗 查库项大府劾钦差	..... (510)
<b>第三十六回</b>	潘云卿逾垣逃险地 李香桃奉主入监牢	..... (518)
<b>第三十七回</b>	奉督渝抄检周京堂 匿资财避居香港界	..... (526)
<b>第三十八回</b>	闻示令商界苦诛求 请查封港官驳照会	..... (534)
<b>第三十九回</b>	情冷暖侍妾别周家 苦羁留马娘怜弱女	..... (542)
<b>第四十回</b>	走暹罗重寻安乐窝 惨风潮惊散繁华梦	..... (550)

## 第一回 游荡子历叙孽缘 老成人访问商务

自来歌楼戏馆，虽为作戏之场；妓院娼寮，皆有贪淫之报。烟花三月，人尽为天。云雨终宵，妻偏如客。纵有绿珠身价，难禁蜂狂。况当碧玉年华，已遭蝇聚。睹兹苦况，及早回头。各有良心，能无援手？男儿有志，允宜提出牢笼；女子多情，慎勿坐观堕落。是在钟情者深其怜恤，作福者大发慈悲也。

小子今日无事，写出这几句骈体格言，岂专为怜香惜玉作的么？只因早年浪走江湖，寻花问柳，南朝北地，遍访名姝。到了苏杭地方，见那些楚馆秦楼，声歌盈耳，也算得人生极乐。谁知烟花过眼，转瞬皆非，送旧迎新，味同嚼蜡。其间虽不少苏小小的风流、关盼盼的态度，无如乌师凌虐，鸨母摧残，不数年间，徐娘半老。倘能择人而事，犹留晚节之芳；其如覩面相从，竟作沾泥之絮。护花铃谁司其事？钟情子许自何人？目睹耳闻，笔难尽说。

这日酒未从妓院归来，已有几分醉意，自己一人想道：

“我等身为男子，不能致身显达，做出一番惊人出色的事来，已是惭愧万状，若再不能将这班妓女救出火坑，更不能立于人世。”哪知志愿虽大，思想了一夜，竟无一条善处之法，到了三更时分，朦朦胧胧睡去。

忽见一位长须老者，古衣古服，道貌岩岩，走到小子面前，高声喝道：“你这人也不知自量，有多少家财房屋，欲想做这件大事。莫说你没有钱，即便有此力量，可知这班人受此苦况，有报应的么？我非别人，乃管花使者是也。专司勾栏名籍，凡世间娼寮狎客，少年公子，生前在歌舞场中，关门住底、骗赖嫖资者，注此簿上，年终核算，交还者除销，逃脱者记过，轻则减其阳寿，重则报及子孙。天道昭昭，丝毫不爽。”说着袖中取出一个匣，匣内一本花名册籍，上面签上写着“臭姻缘”三字。小子接过手来展开一看，哪知正面尽是蝌斗文的篆字，看了半会，全然不解。老者在旁笑道：“我说你是肉眼凡夫，岂能知此缘故？也罢。不带你看视一番，只道是风月姻缘，任人游玩的。”

说着就将小子带出寓内，走了许多六街三市。两边的店面虽与外间无异，那些来往的行人，却另有一种阴气。彼时心地糊涂，不由自主，只好听其所往。

走不多会，到了一所地方，抬头看见门墙高耸，两扇黑漆大门，白矾石的石库，门头上竖三方匾额，磨碌描金的底子，当中显出四个大字，仔细一看，原来是“金屋藏娇”四字。

进入里面，忽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向前问道：“这人也是册上的么？”老者道：“他虽在勾栏中出入，尚未造那淫孽，只因他不知自量，欲将这班妓女全行救出，你道可是妄想么？因此我将他带来，好令他知道此中缘故，随后再把那臭姻缘的事迹交付与他，好让他编成说部，留在人间，与那班脱骗的流氓、刻薄的公子，细细观看。或者惊心触目，知道个邪淫之报。”那男子听见老者这番言语，也就点头称是。

将小子带入内堂，只听笙箫管笛，高唱入云，真是人间天上。走到客厅檐口，那男子喊道：“里面值日的听了：此人是管花使者带来，令他见淫邪的报应，以便传演臭姻缘事迹的。”话未说完，早有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掀帘而出。笑容满面，甚是可人，向着小子问道：“你可为我们姐妹来的么？只是你心余力乏，且随我进来，见识一番，自然明白了。”说着一手掀帘，一手将小子衣裳携住，进入客厅。只见莺啼燕语，宛转回环，不下有四五十名妓女，半是身穿葱绿，脸泛桃红，眉去眼来，送情不置。小生此时已是神魂飘荡。独有那个掀帘女子向着大众说道：“尔等毋许如此，他乃是忠厚的情种，我等姐妹正要请他传说果报，提出牢笼，慎勿作此妖态，令他神志不定。”众人听了这番言语，也就不来缠扰。

正说之间，忽听外面一声报道：“客人来哉！”抬头往外一看，进来一位年少公郎，翩翩衣履，气象豪华，拣着

当中座头坐下。接着后面又进来四五个堂客。内有一人说道：“公子到此游玩，那些猜拳行令，唱曲声歌，已是毫无趣味的了。今日公子想出一件新奇的景致，尔等如能体会，不但今日从丰赏给，连那往日的嫖帐，皆要加倍偿还呢！”这人一说，那四五十名妓女如得圣旨一般，个个上前请教。有坐在腿上的，有歪在身旁的，丑态秽行，全无羞耻。只见那公子笑道：“你们不必如此。我有个新奇的相法，如相得合式，就每人给银一百两。”众妓女问道：“公子怎样相法，好让我们预备。”旁边两人笑道：“公子这相，不是相你们外相，乃是要相你们的内相。如果相合式了，公子便重重有赏。”谁知众妓女一听，皆面面相觑，不肯胡行。那公子就借此怒道：“汝等开娼接客，本是任人取乐，猜拳唱曲，就要人家银钱么？如再不行，莫怪老爷动怒。”说着起身就将茶碗摔去。那些堂客也就趁势喝道：“岂有此理！难道公子是不给钱的么？照此看来，不但分文不给，还要送官究办的。”众妓女被这几个人吆五喝六地一番，一个个泪流满面，不敢声张，两只眼睛直向外望。

顷刻之间，陡然地一阵怪风，把那穿红扎绿的妓女变做了牛头马面的阴差，威武一声，早把那公子拖下。上面坐着一位阎罗君王，两边皂吏，排列阶前。公案下面有许多刑仗。只见阎罗问道：“汝是何人？胆敢在娼寮中啰皂，可知这班人前身也是豪门公子，只因作孽多端，故尔今生消受。汝既有心取乐，应该归偿嫖债，为什么故意难人，百

般图赖？若不将你处置，你道是全无果报的了。”说着在签筒内取了一根刑签，往下面摔去。两边一声吆喝，早见刀山林立，竖在阶前。接着几个恶鬼把那嫖客抬起，往刀山上一架，片刻工夫，已是血流满地。阎罗见他苦已受足，复叫牛、马二鬼扶了起来。说道：“此人阴罚已完，应该变做女身，发往阳间受苦。”说着又上来几人，将他衣裤褪下，取出小刀，来割阳具。此时那个公子才从刀山下来，听见又要阉割，这叫喊之声，真是震动天地。

小子见了这样情景，正急得无处逃走。忽见那长须老者复在面前，望着小子笑道：“你记着了。”就此将小子一推，一个筋斗跌于地下。

惊醒过来，乃是南柯一梦，自己身子仍在寓中，只得闭目定神，以便脱衣而卧。哪知停了一会，站起身时，觉得脚下有件东西一绊，几乎身子栽倒，随即取了个烛台，往下一照。这一惊不小，就是梦中见那老者所取的拜匣，放在地下。情知有异，只好取了起来，放在桌上，剔起银灯，展开细看，所有的缘故，等小的慢慢地道来。诗曰：

青楼一度小神仙，燕语莺啼别有天。  
云雨但知行夜夜，烟花那复计年年。  
频将色艺评高下，更借姿容说丑妍。  
富贵功名何足恋，最销魂处话前缘。

这部书的原由前文已经表过，闲言少叙。单说苏州昆山，有个仕宦人家，姓李名在田，号乐天，先世曾做过吏部尚书之职。那时乐天年纪尚幼，只知道衣罗被锦，哪晓